

春草开花

裘山山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春草开花





春草开花
裘山山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草开花/裘山山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4.5

ISBN 7-5321-2687-0

I.春… II.裘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5311 号

责任编辑:魏心宏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春草开花

裘山山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625 字数 251,000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100 册

ISBN 7-5321-2687-0/1·2092 定价:2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5414992

目 录

第一章

..... 1961 年,春天:哭破天
(1)

第二章

..... 1968 年,冬至:两块米糕
(13)

第三章

..... 1970 年,初秋:心口痛
(24)

第四章

..... 1971 年,冬月:九岁的喊叫
(34)

第五章

..... 1976 年,仲夏:堂伯的手
(43)

第六章

..... 1982 年,霜降:新鞋挤脚
(55)

第七章

..... 1984 年,春分:长途车
(68)

第八章

…… 1984 年,小暑:一夜落发 ……
(79)

第九章

…… 1984 年,冬季:去找何水远 ……
(91)

第十章

…… 1985 年,谷雨:一记耳光 ……
(104)

第十一章

…… 1985 年,秋分:灰烬 ……
(109)

第十二章

…… 1986 年,惊蛰:火车上的惊吓 ……
(120)

第十三章

… 1986 年,立夏:生意从表舅家开始 ……
(130)

第十四章

…… 1986 年,大雪:白茶缸 ……
(142)

第十五章

…… 1987 年,清明:小老板 ……
(151)

第十六章

…… 1988 年,春节:一万八千三 ……
(160)

第十七章

..... 1990 年,小寒:全家福
(176)

第十八章

..... 1991 年,正月:携子寻夫
(192)

第十九章

..... 1991 年,小满:娄大哥
(213)

第二十章

..... 1991 年,芒种:桂花东街
(219)

第二十一章

..... 1991 年,小暑:做成一件大事
(230)

第二十二章

..... 1993 年,春节:乡下的日子
(243)

第二十三章

..... 1993 年,夏至:一笔手术费
(257)

第二十四章

..... 1993 年,大暑:追汽车
(265)

第二十五章

..... 1994 年,仲春:阿珍干的好事
(274)

第二十六章

····· 1994 年,中秋:鼻血长流 ·····
(281)

第二十七章

····· 1995 年,端午:五个粽子 ·····
(292)

第二十八章

····· 1995 年,立秋:跳槽 ·····
(306)

第二十九章

····· 1996 年,处暑:满视觉红细胞 ·····
(316)

第三十章

····· 1996 年,白露:鼓乐震天 ·····
(326)

第三十一章

····· 1997 年,除夕:新闻人物 ·····
(336)

第三十二章

····· 1997 年,雨水:铂金项链 ·····
(346)

第三十三章

····· 2001 年,元旦:梦开始 ·····
(359)

第一章 1961 年，春天：哭破天

一九六一年春天，春草来到世上。本来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，一个中国南方普通农户人家的第三个孩子。既不是长子长孙，也不是三代单传，既不是婚后长久不孕到来的意外惊喜，也不是冤家孽缘结出的苦果，普通得不想让人嚼舌了。春天里你往脚下一望，便可看见千千万万这样的草从地底下冒出来，张望这个世界，跃跃欲试的样子，春草就是那千万株中的一株。

但春草的出生却不太平常，或者说不太顺利，甚至让人有点儿心烦，有点儿懊恼。

至少在春草姆妈那里如此。

当然，那时还没有人叫她春草姆妈，叫她春阳姆妈。春阳是她的大儿子，或者春风姆妈，春风是她的二儿子。再早，人们叫她会计屋里的，她男人是大队会计。别看春草姆妈说话的喉咙那么响，骂起人来所向披靡，但偶尔也会冒出些斯文的字眼儿，比如羞耻，比如齷齪，比如自作自受，等等，显出她高小毕业的水平来。春草出生时她叹出一句“雪上加霜”，不管

是否恰当,让人一听就明白,她不欢迎这个孩子。嘴上加嘴,她喂不过来。

春草姆妈挺着大肚皮照样出去做事。她一直这个样子,做大肚婆也不在家闲呆着,苦巴巴的干。她大姑子说她生就是个做生活的命。春草姆妈听了在肚皮里回她的话说:有你这个嘎^①会享福的大姑子,我当然是做生活的命了。早上起来她吃了一个冷红薯就打算去捞猪草,再打算把家里仅有的三分菜地平整一下,种点儿青菜。快要生了,现在种下去,月子满了也好有点青菜吃。按春草姆妈自己的推算,妊娠期还有一个来月。

男人见她去背竹篓,抬头看看天说,说不好要下雨快了,不要出去了。春草姆妈没好气地说,下雨!?下雨你两个儿子就可以不喂了?你老阿姐就成仙了?猪儿躺在地上就肥了?

春草姆妈讲话有个习惯,总是把家里所有的活物都说成是男人的,一个大姑子,两个儿子,三头猪,还有几只鸭子,比如她喜欢说“你看看你个儿子”,或者“你看看你那些鸭子”,“你看看你的猪”,当然还有“你看看你老阿姐那张脸”。反过来呢,她把所有的家什都说成自己的,比如“不要动我的樟木箱啊”,或者“我那个大木盆呢?”“我的塔篮呢?”其实所有的活物都是要靠她来喂的,光三头猪一天就要吃几十斤,更别说几口人了,他们除了吃还得穿,还得盖,还得踩烂几双鞋。他们村是个穷村,藏在一片丘陵里。四周坡坡坎坎的,没多少平地,就是有一点儿也很薄,产不了多少粮食。四周的山坡上虽然有些茶树和枣树,可那些茶树和枣树都是生产队的,没人去

① 浙江话,意思是这么。

伺弄,只是让树们不死而已,每年结下的枣仅够孩子们解解馋,生不出钱来。至于茶叶,还不够交国家呢。春草爹说是大队会计,挣的工分也只够他自己吃。所以春草家里的一切重担,都压在了春草姆妈身上,她一年到头都在做饭、喂猪、打柴、种地、缝衣服、纳鞋底,无休止地忙碌,像个陀螺似的转、转、转。

把那个和她人差不多长的竹篓甩到背上,春草姆妈就出了门,径直往村边的池塘去。因为挺着肚子,背往后倾,背上的竹篓就总打着她的小腿肚,啪嗒啪嗒的。五岁的大儿子春阳跟在后面,拖着两根长长的竹竿,还拖着嘴唇上的清鼻涕。竹竿擦在青石板路上刷刷刷的,鼻子也一会儿一吸啦,似乎都在应和母亲的声音,母子二人的动静在早春寒冷的空气里如协奏曲一般奏响了。村里人看见母子二人迎着冷风吸着清鼻涕,一前一后地走,也都习以为常,男人们往往会在心里嘀咕上一句:会计屋里个女人,真是娶得合算,顶好几个劳力呢。

春天了,水草已经茂盛起来,池塘一片浓绿,还有不怕冷的小蛤蟆跳来跳去。春草姆妈丢下竹篓,稍稍喘了口气,就把两根长长的竹竿伸进水里。她筷子似的将竹竿插进那片浓绿中,夹住,然后用力一圈圈地转动,水草便大团大团地纠缠在了竹竿上。看差不多了,她就吸口气,用力往上拖。但毕竟有了身孕,身子累赘了,怎么拖也拖不动。春阳在一旁懂事地说,姆妈,我下去推吧。春草姆妈喘息着说,不来是^①,要冻出毛病的。夏天时她曾让春阳下到池塘里帮她往上推的,现在可不行,早春三月,水还刺骨呢。春草姆妈想了想,让儿子抱

^① 浙江话,意思是不行。

住她的腰，两人一起用力向后拽。扑通一声，水草上岸了，两个人却一起摔倒在地上。

春阳咯咯地笑起来，春草姆妈听儿子那笑声，知道他没摔痛。可自己却起不来了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想用力撑起身来，突然，肚皮里一阵疼痛袭来，来得很迅速，像潜伏在那里的强盗突然冲过来。春草姆妈意识到是要生了。她有经验，一下急了：个赤佬：急慌慌出来做啥啦？春草姆妈咬紧了牙，恨恨地骂着：要死啊，提前嘎许多辰光跑出来，想饿肚子啊？娘老子还有那么多事体没做完，菜也没种上，小猪仔还没生，你嘎早跑出来我拿什么养你哟，哎哟哟……

第一波次的阵痛刚过去，老天爷就跑来凑热闹了，一个雨点带着一大群雨点洒落到她头上。噼里啪啦的，像是专程赶来配合强盗趁火打劫，要一起灭了她似的。她扬起一张湿漉漉的脸大声叫道：阿阳，快去生产队找你爹！告诉他我马上就要生小弟弟了！春阳拔腿就跑，慌张得要命，两只小脚溅起一路泥点子。

春草姆妈吸口气，赶紧爬起来，丢下拖了一半的水草就往回走。她急急慌慌地走，又小心翼翼地走，这让她走路的样子有些怪。边走边想，上哪儿去找钱给接生婆呢？上哪儿去找买红糖鸡蛋的钱呢？老母猪倒是很快要生了，原来的打算是卖了小猪仔坐月子的，没想到自己生在老母猪前面了。真是作孽！上次生春风已经是大姑子给的钱了，红糖也是大姑子买的，喔哟哟，就像把她杀了一样，难听话一直听到今朝。这回是随便哪样也不能要她的臭钱了。

回到自家院子，春草姆妈一眼看见了房后那窝南竹，七八根围在一起，被雨洗得发亮。她拿起斧子，选了一根最粗的开

始砍。雨还在下,虽然不是哗哗作响那种,却很细很密,浸透力很强,马上渗透了她的衣服。春草姆妈顺手拣起一块院子里盖柴火的油布,围在隆起的肚皮上。实在是没时间躲雨了,她估计自己最多还有半个时辰就会生的,等她那个慢性子男人回来什么都晚了。

但砍了没几下,阵痛又发作了,这次来得更凶猛,她丢下斧头跑到屋檐下,卷缩起身子顺着墙根就蹲了下去。身子湿乎乎的,她舍不得进屋倒床上。小儿子春风趴到她身上,“姆妈姆妈”地叫,引来了大姑子。大姑子一见她那个样子就明白了,扯着嗓子叫道,哎哟哟,嘎快又要生啦?这下又要累死我了。生嘛来得个会生,养嘛没本事养,真是作孽哦!我这点钱不够你们糟蹋哦!

一边嚷嚷着,一边还是去厨房烧水了。

春草姆妈忍着痛回嘴道:不要你个臭钱!你放心好啦!哎哟哟!我自家会想办法的!

厨房里又扔出一句话来:哪有你这样鬼哭狼嚎的?!又不是生头一个?叫叫!叫给谁听啊?!

春草姆妈挣扎着,还想去院子里砍竹子。那几棵竹子是可以卖些钱的。但实在是来不及了,她感觉到下身一热,羊水流了出来。只好回到屋里倒在床上。

春阳终于带着他爹回来了,老的小的都气喘吁吁,还带进一屋子湿淋淋的雨水。春草爹一见老婆已经倒床上,问,不是说还有一个月吗?怎么提前嘎多辰光?春草姆妈说,哪个晓得你个小赤佬会性急?春草爹只好默认是自己的小赤佬性急,说,我这就去叫潘阿婆来?春草姆妈挥手道,不要叫她,我自己能行。省省钱吧。哎哟哟!她骂道:我真是倒了八辈子

霉了，嫁到这里来受罪！受不完的罪！

春草爹任她骂，他知道她是靠骂在止痛，上次也是这样。但老阿姐不干了，又在院子里接上了火：

我才是瞎了眼，把你个雌老虎弄回屋里厢来！

春草姆妈回嘴说，你才是……老虎，哎哟，好像出来了！春草爹一望，可不是，黑乎乎的一个小脑袋。他连忙上前托住小脑袋说，真当是个急性子伢儿^①。快，再用点力！生得快伢儿聪明！

春草姆妈骂道：催个屁！

一边说却一边哧溜一声，将伢儿生出来。

小小的伢儿像只老鼠那么瘦弱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春草爹捧在手里不知所措，春草姆妈喘出一口气说：打呀，打后背！春草爹就轻轻拍了拍伢儿的后背，春草姆妈说，用力！春草爹就用了些力。春草姆妈说，你没吃早饭啊！春草爹使劲儿一拍，伢儿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春草姆妈松口气喊，剪刀！剪刀呢？春草爹慌里慌张地学嘴：剪刀？剪刀呢？

春草姆妈正要张口骂，大姑子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水进来了，里面有把煮过的剪刀。大姑子把脸盆狠狠往地下一顿，水花和骂声都溅了出来：你个没良心的，用了我的钱还说是臭钱！有本事你不用啊？春草姆妈说，你才是个没良心的！一年到头白吃白喝还嫌这嫌那！

春草姆妈一边骂，一边接过剪刀剪断脐带，然后学着接生婆的做法，把下身处理干净。

大姑子冲到春草爹面前说，你听见没有，你听见没有，她

① 浙江话，孩子。

骂我白吃白喝！你个当阿哥的不管管？造反了！

春草爹捧着孩子不响，对这个一辈子没出嫁的老阿姐，他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。

大姑子挽起袖子给春草姆妈擦洗，一边擦一边骂，春草姆妈终于没有力气还嘴了，雨水和汗水湿透了她的头发和衣服，她靠在床上，感到耗尽了力气。她急需换掉湿衣服，只好任大姑子重手重脚地侍弄她。大姑子给她换掉湿衣服，穿上干净的，然后摔了门出去，在院子里继续开骂。

春草爹看清楚了这个性急的崽子，有些欢喜地跟春草姆妈说，是个女伢儿嘞。春草姆妈皱了皱眉头，怎么是女伢儿？她瞥了一眼，小脸通红，模样和前两个儿子没什么区别，一点儿不漂亮。春草爹说，女伢儿好啊，我们已经有两个儿子了。春草姆妈说，好什么好？都是替人家养的。春草爹讨好地说，可以给你当帮手。春草姆妈说，帮手？不要累死我就好了！

春草爹仍喜滋滋的。尽管家里又多了张吃饭的嘴，可他就想要个女儿。两儿一女，这多少惬意。以后好不要再生了。他心里盘算着给女儿取个好听点儿的名字。春月？春水还是春娟？不料每说一个都遭到春草姆妈的反对，“取那么娇嫩的名字做啥啦？不好养，就叫竹子好了。”春草爹不赞同：竹子硬邦邦的，不好听。最后他妥协说，要说好养不如草，就叫春草吧。

有了春阳春风自然会有春草，顺理成章的事。春草姆妈觉得也不错。就这么叫吧。她挥挥手，有气无力地对男人说，去，把院子里那两根竹子卖了，不要再用她的钱了，省得她肉痛死的！

这个“她”当然指的是大姑子。

春草爹说,你不要跟她计较嘛,说就让她说两句。一家人。春草妈妈说,你不去我去。挣扎着要起来。春草爹连忙说,好好,我去。春草妈妈还不解气,说,谁跟她是一家人?她是我的阎王爷,她是来收我命的!

大姑子仍插着腰站在院子里骂,骂人是她的家常便饭,或者说是她的消遣娱乐,每天总得有那么几次才过得。雨下得越发大了,哗啦哗啦的,打在天井的水池里,门上,瓦上,台阶上,柴草上,树上,猪圈上,像在给大姑子的骂声伴奏。春草妈妈简直不明白,春天怎么会下那么大的雨?难不成这小赤佬的出生还惊动老天爷了?

不过所有的声音加起来,雨声和大姑子的骂声,也不及春草一个人的哭声大。春草好像感觉到了委屈,感觉到了自己出生不受欢迎,便扯起嗓子大哭起来。谁也想不出那么瘦弱的一个婴儿会发出那么大的哭声,尖利的声音像剑一样穿透雨幕,一家伙刺到天边的乌云里去了,挑开了云层,哭破了天。等春草爹从镇上卖了竹子回来时,裂开的天边太阳钻了出来,给乌云镶了一圈金边儿。春草还是不领情,继续哇哇哭着。她就这样大哭着,来到这世上。

春草爹掂在手里就知道,这个伢比前面两个轻多了,“小猫嘎大一点,哭起来倒是蛮吓人的,天都给她哭破掉。”

这是他后来常说的活。

也难怪春草那么哭,在土地爷看来,这株小草冒出来得的确不是时候。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,大家的日子都很不好过,春草家也不例外,紧巴巴的。多一张吃饭的嘴可不是加一双筷子那么简单的事情,这让春草妈妈觉得心烦。如

果老天爷没记错的话，春草出生后她只露出过一次笑容，那就是三天后她走出门，一眼看见在她砍掉竹子的地方，已经冒出两根新笋，笋头上顶着一撮新鲜的泥土，就难得地笑了一下：这小赤佬，像是竹子脱胎的。

她刚笑了一下，就听见圈里的猪在饿得嗷嗷叫，两个儿子哼哼唧唧地要吃，大姑子又开始了尖酸刻薄的骂——她因为做了两天的饭，已经忍耐到了极点。春草姆妈只好爬起来，开始劳作。她是这个家里最没资格躺下的。好在身子骨还算结实，经得起她无休止的劳碌。

她的眉头又拧作一团了。

可以说自打结婚后，她就没有松开过那团眉头，那一团里藏了多少苦多少烦多少悲伤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她原本是个能干泼辣的女人，也曾青春洋溢活力四射，也曾喜欢哈哈大笑。想当初在娘家时还当过妇女队长呢，不但领着妇女们干活，还给妇女们撑腰，那时她才19岁。哪家媳妇受了气去找她，她都能打上门去替她们出口气。她才懒得给你讲什么大道理呢，她上去就掐，掐得男人吱哇乱叫。男人们和自己媳妇本来也不是什么不可调和的深仇大恨，让她掐两下就算认错了。反正等她走了，媳妇们总要在男人们被她掐青捏紫的地方抚慰良久的。因为她太泼辣了，村里竟没有男人敢娶她，她就嫁到了春草爹的村里。春草爹，还有大姑子，恰是看上了她的能干，他们觉得他们孟家需要一个能干的女人。而她答应嫁过来，是听媒人说孟家没有老人，谁都知道有婆婆的日子是很难过的。却没料到他家没老人却有个没出嫁的老姐姐，性格怪异，脾气暴躁，比婆婆还难处。按当地的习惯，不出嫁的姑子是要跟大兄弟一起过的，而且还享受和婆婆一样的待遇。